

言不達意與默會致知

黃鳳祝

在對事件的感知中，人可以感受到事件給出的多層次信息，但是只有一部分能夠用語言予以清晰的表達。那些無法表達的信息，在默會致知的過程中逐漸呈現。波蘭尼由此賦予「真實」概念一個新的定義：即在認知過程中感知到的形態，可以通過默會致知的方法，在未來的研究中排除不確定的知識，讓事實或事件的「真實性」顯現出來。

如何把「無法用語言表達的直覺知識」植入計算機程序，是提高人工智能運作效率的一個重要課題。圍繞現階段人工智能的討論，匈牙利裔學者邁克爾·波蘭尼（Michael Polanyi，一八九一—一九七六）的認識論重新獲得學術界的關注。波蘭尼是化學動力學的奠基人，也是一位科學哲學家。他於一九一九年獲得布達佩斯大學的物理化學博士學位，之後移居德國，在柏林技術大學從事教學與科研工作。一九三三年，為了躲避納粹德國對猶太人的迫害，波蘭尼前往英國，先後任教於曼徹斯特大學和牛津大學。

《個人知識》（*Personal Knowledge*，一九五八）與《默會維度》（*The Tacit*

Dimension，一九六六）是波蘭尼認識論的兩部代表作。德國蘇爾坎普（Suhrkamp）出版社在一九八五年出版了《默會維度》（*Implizites Wissen*）的德譯本，時隔三十八年，該出版社計劃在今年出版《個人知識》（*Personales Wissen: Auf dem Weg zu einer postkritischen Philosophie*，二〇二二）的德譯本。《默會維度》的中文譯本於一九八五年在台灣首次出版，《個人知識》在大陸有三個版本（二〇〇〇、二〇一七、二〇二一）。

關於《默會維度》書名的翻譯，中文譯本和德譯本存在較大的差異。彭淮棟譯本把「*The Tacit Dimension*」和第一章的標題「*Tacit Knowing*」均譯為「默

會致知」，德譯本均譯為「隱性知識」（*Implizites Wissen*）。隱性知識是靜態概念，是認知的結果。默會致知是理解或認知隱性知識的過程，是動態概念。第一章譯為「默會致知」，比「隱性知識」更為恰當。如果把書名譯為《默會維度》，則可保留英文原著的深意。

個人知識

知識可以劃分為隱性知識和顯性知識（*Explizites Wissen*），隱性知識可以通過「默會致知」加以領會和理解。由此，我們可以把認知能力劃分為隱性認知能力和顯性認知能力。認知能力及其局限，受到主體的感知場和物質存在的形態場的規範與影響。規範認知的因素有多種，包括信念、環境，以及個人的知識維度和理解能力。波蘭尼認為，人的認知過程受到個人信念的規範，不存在一種絕對客觀的認知標準。拘泥於標準，會削減人的創造力量，使默會致知無法發揮其可能的作用。

能夠用語言表達的經驗知識，只是知識的一部分。波蘭尼指出，人能夠知曉的多於能夠述說的。他從這一事實出發，嘗試對人類的認知過程進行重新思考。《個人知識》研究知識的個體性，個體的主觀性經由傳播成為共識，而具有客觀性。

《默會維度》研究知識的默會性，即知識的不可表達性。

《個人知識》關注科學認知過程中的個人因素。波蘭尼認為，認知是一種個性化的認識過程，「隱性知識」是通過「個人意會」而獲得的。他把這種認識論的方法概念化為「個人知識」的認知方法，後來又將個人「意會認知」的過程，概念化為「隱性知識」的認知方法。

波蘭尼的個人知識論與美國哲學家庫恩 (Thomas Samuel Kuhn, 一九二二—一九九六) 的科學革命理論具有一定的相似性。庫恩認為，科學的進步不是通過新知識的累積，而是經由科學範式的轉移。科學研究的範式掌握在個別在位科學家的手中，只有在他們退位後，新的科學家上位，科學才能獲得改變。研究範式的轉換，帶動科學革命，進而推動科學的進步。從這個意義上說，科學認知與個人知識有關，不存在絕對客觀的知識或科學研究的範式。

自然科學的認知，是對非主體事件的認知。當對某些知識產生懷疑時，可以通過實驗或觀察來驗證。但是對於精神知識和社會生活，即主體事件，其過程是無法重構的。在社會科學或精神科學研究中，人們使用概率推測事件走向的可能性，而

非真實性。因此，社會科學和精神科學的知識，帶有更多的主觀認知，即含有更多「個人知識」的成分。其中被「真實」的部分，大都是主觀知識的客觀化。

波蘭尼否認存在經驗主義的客觀知識，同時指出實證主義和證偽理論的局限性。基於對笛卡兒的懷疑主義、休謨的經驗主義、康德的理性批判、孔德的實證主義和波普爾的證偽理論的批判，波蘭尼提出個人知識論，以求建立個人的、主觀的、後批判的哲學理論。

默會致知

波蘭尼的「默會致知」受到柏拉圖認識論的影響。柏拉圖認為知識是先天存在的，由於人的精神受到肉體的拖累，導致知識的屏蔽。學習和認知是個體通過回憶，尋找意識中已存在的知識。波蘭尼嘗試用弗洛伊德的潛意識理論，解釋柏拉圖的認識論。知識源於生活，在被感知後，顯性知識被理解和研究，隱性知識被潛意識存儲。存在於心靈中的隱性知識被明意識重新認知的過程，就是默會致知。所有對知識的發現皆來自過去生活的記憶，佛家所謂的「頓悟」和「漸悟」，也是默會致知的某種狀態。

在認知過程中，感知是默會致知最

脆弱的環節。在對事件的感知中，人可以感受到事件給出的多層次信息，但是只有一部分能夠用語言予以清晰的表達。那些無法表達的信息，在默會致知的過程中逐漸呈現。波蘭尼由此賦予「真實」概念一個新的定義：即在認知過程中感知到的形態，可以通過默會致知的方法，在未來的研究中排除不確定的知識，讓事實或事件的「真實性」顯現出來。簡而言之，一個無法提供（默會致知）新知識的事物形態，將被排除在「真實」（知識）之外。

批判哲學試圖在批判一切和確定無疑的基礎上，用客觀主義的視角描繪人類的知識藍圖。波蘭尼質疑這種客觀主義的絕對性，指出知識的盲點不是暫時的缺陷，而是知識的必要組成部分：如果個人知識和默會維度構成了全體知識不可或缺的一部分，那麼消除知識中的個人因素無異於毀滅所有知識。現代科學的誕生以背離權威為標誌，但是科學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賴傳統和權威，依賴於未經質疑的假設、形而上學的信念和個人的決定。啟蒙運動以來有關道德中立、嚴格客觀、完全透明的知識理想，不僅被科學實踐所否定，而且蘊含着極權主義的風險。

（作者為德國慕尼黑大學哲學博士、原同濟大學人文學院教授。）